

# 虛無主義的解說

侍 柘

各種主義——特別的是文藝上的主義，販賣到中國來，往往因為沒有恰當底譯語，以致於使一般的人們，望文主義，捏造解釋，主義的本身固然是遭了不幸，而那位先生也便算不用再想明白了。

虛無主義在今日的中國也是遭了同樣底厄運。許久以前鄭伯奇先生在洪水上作了一篇芥川龍之芥之死，他便說芥川氏因為虛無主義的思想而自殺了。芥川氏是不是因為受了虛無主義的毒害而自殺的，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是不得而知了，因為他早已臭在地下。不過虛無主義之可以殺人，由無學底我看來，總是莫明其妙的！

最近在流沙第一期，王獨清先生在他的知道你的時代一文中，有這麼一段話：

「虛無主義只有兩類：不是生理上不健全的劣種，便是支配階級的忠實的馬弁。他們的不幸是他們不能或不肯知道他們的時代。」

( 1 )  
這一段話把我扔在五里霧中；看了又好氣又好笑，怎麼竟會魯莽得到了這步田地！我勸他最好是多作詩少作文章，不要提主義罷！生理上不健全底劣種，能有虛無主義的精神？若

( 2 ) 果然如此，這種「生理上不健全底劣種」在至今日的世界上還是從來沒有過的！至於虛無主義的人能當支配階級的忠實的馬弁，這更是奇論了！王先生你想想，假若他肯當支配階級的忠實的馬弁，那麼「金錢」「勢力」「支配階級」不都是他的信仰，他的威權麼？他還能算做虛無麼？

我不再無味地饒舌了！中國人們把虛無主義解釋成爲空虛主義了！所以在這裏第一我先聲明虛無主義不是空虛主義！虛無主義是產生在農奴制度破壞後的俄國，一般高尙底「知道時代」的青年們，出來作這種運動。所謂虛無主義者，是不憑信一切既成的權威，打倒一切既成的勢力，重估定一切的新價值！家庭制度社會制度宗教信仰等他們固然不肯承認，就連對於父母的愛，對於姊妹妻子的愛，他們都要問一問「謂什麼？」。俄國青年們所以實行這種運動，因爲有他們時代的背景；我們可以說俄國所以能成爲今日之俄國者，全是那些值得紀念令人懷想的虛無主義的青年們灑下的種子！

底下我把虛無主義的發生及其結果解說解說。

一提起虛無主義來，我們便想起屠格涅夫，因爲這個名詞可以說是他創下來的，他在他的小說父與子中造出這個名字來，隨着便在俄國風行了。當父與子出世的時候，虛無主義還

是在發芽的時代，屠格涅夫預先便覺察到這種全俄國青年將進行的路，想寫一部藝術品作為社會思潮的先導，把青年的注意力喚起。他那部小說在藝術的本身上雖然有很大底成功，但他所描寫的虛無主義的主人公霸紮羅夫太過於極端了，很為當時一般青年所不快，屠氏因此受了很大底攻擊。不過一般青年雖然否認他，否認那書中的主人公，但那本書的影響，却不因此而減消勢力。讀了那本書的當時的俄國青年，被書中主人公的人格所捉，便禁不住地模仿着向社會向家庭去反抗。這樣子，社會影響着書，書影響着社會，醞釀成了虛無主義運動的時代。不過若只以父與子的主人公便算為虛無主義的青年的代表。還有些不妥，因為屠氏所描寫的霸紮羅夫只是虛無主義青年的消極的一面。虛無主義不只是消極的，他也有他積極的一面呢。但在我們討論之始，我們先看一看虛無主義的定義，父與子第五章中有一段會話——會話的人阿開地可以說是霸紮羅夫的信徒，代表新底一面，保畏爾皮超菲齊是阿開地的伯父，代表老底一面——是這樣說：

「『喔，那麼霸紮羅夫的自身是怎樣底一個人呢？』保畏爾皮超菲齊問。

( 3 )  
『霸紮羅夫是怎樣底一個人？』阿開地笑了。『伯父，你願意我告訴你他到底真正是怎樣底一個人麼？』

( 4 )

『姪兒，那麼勞你講一講罷。』

『他是一個虛無主義者(nihilist)』

『什麼？』尼格拉義皮起菲齊(阿開地之父。保畏爾之弟)問。同時保畏爾舉着刀子，刀尖上放着牛油，一絲兒不動。

『他是一個虛無主義者。』阿開地又說了一遍。

『一個虛無主義者？』尼格拉義說。『據我所知這個字是從拉丁文nihil(虛無)轉來的，若以這個字義講這個人一定是……是不承受一切？』

『最好說是「不尊敬一切」』保畏爾加進一句，於是又開始弄他的牛油。

『他用批評底眼光尊敬一切。』阿開地又解釋着說。

『那不是一樣麼？』保畏爾問。

『不，不一樣。一個虛無主義者是不在一切的權威之前低首，不憑信一切的信仰的主義，無論所有的人對於那種主義是多麼尊敬。』

『喔 但是這種態度好麼？』保畏爾阻止着說。

『那也看人之不同了，對於某種人就好，對於某種人就不好。』

從這一段會話之中，我們可以明白屠氏造虛無主義這個字的根據及其定義，但是虛無主義發生的社會的根據及其結果，仍需要解釋；底下我按着克魯泡特金的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書中所解釋的虛無主義介紹給讀者。

俄國農奴的制度雖然倒了，但是在那二百五十年農奴制度下漸漸發展來的種種因襲的風俗，對於個人的發展之輕蔑，作父親的專制的權威，作妻子的虛偽的服從，生存的怠惰，道德的偏見，等等，仍絲毫沒有遷變，像一個蜘蛛網似地，把當時的社會仍堅固地牢牢織住。當時俄國社會這種腐敗底現象，可以說在當時的世界上任何的國度裏都未曾有過，牠的勢力大極了，俄羅斯民族的全部幾乎沒有不受過這種毒害的，並且還是沒有方法醫治，政府的命令，法律的制裁，對於這些都不能有絲毫的效果，所以一般俄國智識階級的青年們，覺着一個農奴制度的空架子推倒了並不算完事的，要想把這種既成的傳統與威權打倒了，非從個人改造起不可，非施行一種從根底改造的社會運動不可，所以這種可怕底運動在俄國智識階級的青年中便開始了。

( 5 )

虛無主義的信條，第一是反對那種所謂一文明人的因襲的虛偽。一絕對的誠實是虛無主義的特色。因為忠於誠實他們肯把那種理智所不能肯定的種種迷信，私見，慣俗等等拋棄。

( 6 ) 一切若不經過理智的判斷，任何種權威絕不承認。若用哲學的概念看來，這種人可以名爲實驗主義，或名爲科學的物質主義者。

因爲嫌惡虛偽，所以他們注意實際；生地門特兒的性質他們是恨極了。從他們對於藝術的態度看來，我們很可以證明其他的一切，什麼不斷的討論美啦，理想啦，爲藝術的藝術啦，唯美啦，他們都極端地反對。托爾斯泰的藝術論在當時是非常合他們的口味。他們唯一的口號是『談半天莎士比亞的美好底詩詞，不如兩隻皮鞋重要。』他們雖然走到這樣底極端，但是對於當時的俄國社會發生了絕大底功效。我們舉一個實例，克魯泡特金有一段記事，可以算爲證明。

『在意爾布慈克的時候，我每一個星期至少一次必到一個俱樂部裏去跳舞。在這些夜會裏，有一個時候我絕對是不缺席的，但是後來有了特別的事故，我不去了。有一天晚上因爲我好幾個星期沒有到會裏去了，一個青年女子向我的——一個朋友問，爲什麼我這些日子不來了。』他現在喜歡作什麼他就做什麼的。』我的那位朋友粗暴地答着。『但是他就不來跳舞，他也應當來一次伴着我們坐一會兒。』另一個女子這樣說。『他來這裏做什麼？』我的那位虛無主義的朋友答着；『同你們談談閒天，說說時髦啊？他對於這種無味底事已經厭透』

了！」「但是他爲什麼常常去拜訪某某女士呢？」又一位青年女子畏縮地說。「是的，但是因爲她是一個好讀書的女兒，」我的朋友魯莽地答着；「他去教她的德文。」但是這種不客氣的態度，結果生了好大底影響，經過了那一次之後，有好多意爾布慈克的青年女人們立刻去找我的哥哥，我的朋友與我，求我們指教她們，問她們應當讀那一類的書。」

從這一段的事裏，我們可以看出虛無主義的精神，及其發生的結果。其實這種事實並不算什麼特別的，一般虛無主義的青年們都是這樣。他們在每日的生活中是絕對的誠實，他們絕不顧面子，不講客氣，他們在路上遇見了朋友不喜歡周旋的時候，便不答理；在電車上遇見女朋友連坐位也不讓，同時若遇見了陌生底女人却非站起身來不可。有無數虛無主義的女子也是同樣，她們往往因爲婚姻或其他問題，同家庭吵鬧完了，到外邊自己去謀生。有些從事社會運動的女子，有人叫她一句密斯，她便要發羞，她們與男子一樣地勞動，平時穿着極粗底衣服，作種種底一般婦女所做的工作，有些時竟光着脚到民間去宣傳。

有了這些虛無主義的青年男女，有了這些絕對誠實底青年男女，俄羅斯的未來底革命打下了基礎。

( 7 ) 我的話說到這裏爲止。但我要聲明一句，我寫這篇介紹，並不是完全因爲指摘王鄭二氏



( 8 )

的誤認的，我想把這種虛無主義的真精髓介紹給我們中國的青年男女！我們的時代是與當時的俄羅斯相同，我們的社會的各種弊病，也與俄羅斯的當時相彷彿，我們中國一般青年男女，若只會口喊着革命，而不肯作實際的工作，仍只是虛偽，講面子，好皮毛，淺薄地亂喊亂叫，過着少爺小姐的生活，那樣我們的革命在我們這個時代裏請諸君不要希望成功罷！

五月二十六日

補記

前天寫了一篇「虛無主義的解說」，是因為看了王獨清的亂罵之後寫的，因為看見在他的罵虛無主義的口調中，無論如何是不像了解虛無主義的。加之看他們的大眾的口吻，又彷彿把虛無主義誤解為空虛主義了。

但是偶然看見他們的文化批判第四期的新辭源有解釋虛無主義的一段。這才知道我疑他們把虛無主義解成空虛主義這種事實是我誤了。但是看他們所解的虛無主義，仍是沒有解對，他們把俄國革命大騷動當成虛無主義，這仍是同樣底錯誤——這種錯誤，並不是創造社全人開始，三四十年的歐洲人所通錯誤過了！我記得民國初年介紹「虛



無黨」的時候，也與今天他們的論調相同。

關於這一點，克魯泡特金氏解說得非常明白，我將原文抄在下邊，因為創造社的人們，大概都了解英文的，所以我不譯了。

The movement is misunderstood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press, for example, nihilism is continually confused with terrorism. The revolutionary disturbance which broke out in Russia toward the close of the reign of Alexander II, and ended in the tragical death of Tsar, is constantly described as nihilism. This is, however, a mistake. To confuse nihilism with terrorism is as wrong as to confuse a philosophical movement like stoicism or positivism with a political movement such as, for example, republicanism. Terrorism was called into existence by certain special conditions of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t a given historical movement. It has lived, and has died. It may revive and die out again. But nihilism has impressed its stamp upon the whole of the life of the educated classes of Russia, and

( 10 )

that stamp will be retained for many years to come

這一段話，關於虛無主義與 Terrorism 的不同，解釋得清楚極了，我似乎不必再費話了！

創造社的「新辭源」裏，竟能介紹西洋人三十年前所錯誤過的思想到中國來，這真是可怕的！他們高聲地叫嚷販賣主義，但是他們對於主義能有多少了解呀！他們已經成爲社會主義的走狗了，他們無一句話中沒有偏見，親愛的無色彩的中國青年們，讀他們的文字的時候，請你們小心哪！什麼主義我們若要相信，都可以信的，但不要把汪麻子就當成了王麻子喇！

侍桁再記

# 嗡嗡的蜂

琴川

春初來的時候。

冬底橫暴還沒有去淨，春底安慰還沒有全來。太陽雖然已能使人微溫，吹來的和風也能使人舒暢；但柳葉還只是一些嫩芽，桃花還正含苞。只有田間的穿上色彩鮮麗的衣服的野花已在鬥艷了。

這時候是嗡嗡的蜂工作的時期了。

蜂王獨自坐在宮中。工蜂們都出外工作去了；她因了重大的問題不能解決，悶悶不樂。所謂重大的問題，是種族底存在問題。她不能決定，許多在她左右的公子們，她應該選擇誰做她底丈夫？也因為她對於公子們沒有愛憎，這使她不能不出于選擇的方法。但是應該用什麼方法呢？

( 11 )

雄蜂們，有的躲在窠裡，有的在野外閒遊；無聊是一樣的。躲在窠裏的想心思，怎樣能使女王選他做丈夫。在野外閒遊的，有時飛到紅的花上，就停在那裏，也飛到紫的，黃的，白的花上，和太陽東風點頭招呼。也飛到在工作的工蜂那裏，和牠們閒話。

「嗡嗡，你看，我美不美？」雄蜂停在花上這樣對工蜂說。

「嗡嗡。」在工作的工蜂這樣回答。

「嗡嗡，你不知道麼？美麗的女王宣布要結婚哩。」雄蜂高興地說。

「嗡嗡。」

「嗡嗡，只有我們有希望做她底丈夫。」

「嗡嗡。」

「嗡嗡，你們這班傻子，這樣苦做有什麼意思呢？」

「嗡嗡。」

「嗡嗡，把壯碩的身體弄得又瘦又不美。」

「嗡嗡。」

「嗡嗡，女王是喜歡美的，因為她自己是美的。」

「嗡嗡。」

「嗡嗡，你看我美不美？我知道女王喜歡美的。」

「嗡嗡。」

( 13 )

「嗡嗡，所以我工也不去做，免得把身體弄得又瘦又不美。」

「嗡嗡。」

「嗡嗡，害得女王看見不喜歡。你看我把自已底美表現出來哩，嗡嗡！」他拍拍他底兩翼。

「嗡嗡。」

「嗡嗡，你可憐蟲。把身體弄得又瘦又不美。唉，即使你身體是美的壯健的，女王何嘗會歡喜你呢。」

「嗡嗡。」

「嗡嗡，只有我是最有希望的，比一切的雄蜂更美，和女王一樣美，不是麼？嗡嗡。」再拍拍他底兩翼。

「嗡嗡。」

「嗡嗡，我若和美麗的女王結了婚，這天下不就是我的了麼？我不就有一切權力麼？我要下命令，天下若有把自身弄得又瘦又不美者，格殺不論！」

「嗡嗡。」

「噲噲，聽見麼？」

「噲噲。」

「噲噲。否則天下不是要給他們弄得不美了麼？」

「噲噲。」

「噲噲，我要命令個個把自己表現出來，把自己底美表現出來。」

「噲噲。」

「噲噲，這樣天下豈不更美麼？女王不是更歡喜麼？」

「噲噲。」

「噲噲，你們就可以看到美的世界了，只要我和女王結婚。」

「噲噲。」

「噲噲，你們真有幸運呀！」

「噲噲。」

「噲噲，祝你好運氣，再會。」

「噲噲。」

雄蜂嗡嗡飛到池旁，停在嫩綠的草上，對天然的鏡照了一照，這使他不信，原來自己竟這樣美了。於是整了整容，嗡嗡地飛回窠裏去，去見女王。

兩個月以後的時候。

已是暮春初夏之際：夏已在微施牠底烈威，春還留戀沒有盡去。太陽已晒得使人不舒服，吹來的風已是所謂暖風了。桃李底花已辭世，留在世上的是綠的小點了，但是野花還是一樣多，或更多了，而且菜花也已黃了。柳底絲絲已是碧綠，一切都已穿上綠衣了。

這時候也是嗡嗡的蜂工作的時期。

蜂王獨自坐在宮中垂淚，因為新婚的丈夫底死亡傷心。哀悼新婚的丈夫爲了公益而死亡。這難道就是所謂結婚底結果麼，這使她難堪。她丈夫底可愛，永遠佔據她底心頭，這就是使她常常傷心，常常垂淚的緣故。雖有不少的公子們，再來獻慇懃；但這只能使她格外想到她丈夫底可愛，而感到這些公子們底可憎。

雄蜂們，有的還是躲在窠裏，有的還是在野外閒遊；無聊是一樣的。躲在窠裏的，因爲落選而悲哀。在野外閒遊的，也因爲落選而憤怒，但也因爲女王底丈夫底死亡而飄然。所以

( 15 )



16 )

到野外遨遊；飛到紅的花上，也飛到紫的，黃的，白的花上和太陽爲友，或者歇在花陰，和暖風招呼。也飛到在工作的工蜂那裏，和牠們閒話。

「嗡嗡，你怎麼樣？這樣勤快地工作？」雄蜂看見工蜂在不息地工作，這樣問。

「嗡嗡。」工蜂回答，仍是不息地工作。

「嗡嗡，你爲誰，這樣勤工作？爲自己麼？」

「嗡嗡。」

「嗡嗡，爲女王麼？」

「嗡嗡。」

「嗡嗡，你這可憐的東西！」

「嗡嗡。」

「嗡嗡，時代底落伍者呀！」

「嗡嗡。」

「嗡嗡，現在還有替女王工作的東西，真可惡呀！女王是什麼東西。不過是一個醜陋的夜叉罷了，你們還這樣替她努力？」雄蜂想到落選，有些憤然。

「嗡嗡。」

「嗡嗡，意識還弄不清楚的東西！唉，可憐呀！」

「嗡嗡。」

「嗡嗡，你們不知道罷，時代是不同的，時代已經突變了！」

「嗡嗡。」

「嗡嗡，什麼叫做不同，什麼叫做突變，知道麼？」

「嗡嗡。」

「嗡嗡，不要爲女王而工作了，這與爲女王而工作的時代不同了。女王不許再存在，這是所謂應該突變的。」

「嗡嗡。」

「嗡嗡，我們應該把女王拉出王宮。」雄蜂又想到落選。

「嗡嗡。」

( 17 )

「嗡嗡，去，快把女王拉出王宮！」雄蜂想，這樣他可以去做調停者了，或者……他有些飄然了。

「噲噲。」

「噲噲，不去麼？什麼，不去麼？」

「噲噲。」

「噲噲，你們可憐她麼？這時代所不許的。」

「噲噲。」

「噲噲，女王已經沒落了！」

「噲噲。」

「噲噲，你知道沒落麼？因為女王是要沒落的。」

「噲噲。」

「噲噲，所以女王已經沒落了！」

「噲噲。」

「噲噲，已經沒落的女王，可以不要可憐的。」

「噲噲。」

「噲噲，不去麼？還不去麼？到底不去麼？真不可救的東西！」

「嗡嗡。」

「嗡嗡，可嘆！可嘆！這樣大的天下，只有我是革命的！這班東西，都沒落了，不聽我底指揮，那裏會是革命的？唉！唉！革命去！革命去罷！革命的跟我來。讓我來指揮你們，這樣才是正軌的革命！」

雄蜂鼓起兩翼，嗡嗡地離開那班沒落的工蜂；嗡嗡地順着暖風吹去，吹到花陰下，就在那裏暫歇。他開始想：到那一羣工蜂隊裏去，好叫牠們去把女王拉出王宮，這樣他或有……唔，這不好麼？但是用什麼詞句，牠們才肯去做呢？他想而又想，但總沒有方法。因了一陣一陣的暖風，麻醉的花香，他在風中花陰悄然入夢了。

好夢醒來，他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只覺得飢腸已在轆轤地叫。他連忙鼓起兩翼，嗡嗡地飛回窠中。爬上堆聚的蜜，放開肚子吃了一個飽。

# 櫻花集

衣萍著  
每冊實價六角

櫻花？櫻花？諸君看見過櫻花沒有？

衣萍先生說：「我愛櫻花，因為她不及桃花之艷。而有桃花之麗；沒有梅花之香，而有梅花之清。」

看見過桃花的，看見過梅花的，請來看衣萍先生的……

## 櫻花集。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 漫 話

心 感

懷玉諾

兩星期前接到六弟的信說在舊稿裏檢出徐玉諾替我的影集做的一篇短序，特爲寄交我。現在雖不及印入影集，但不妨抄在這里：

「口口兄要將影集出版，我愧無以「呵嘮」。擬以兩首詩補白，又恐大不相類。在影集裏充滿着熱情的呼喊，如：

無名的中華英雄啊！

星加坡的開拓者啊！

我來不見你們遺迹，

啦噠氏銅像正微笑哪！

( 21 )

這是他別星洲中的一節。別星洲很心痛的歌詠星洲的美麗及數萬華僑的奴隸生活。原註啦噠氏是英國戰敗華人而佔有星洲的元勳，故在「微笑」，口口兄的心痛可知。

( 22 )

影集取材豐富，感情熱烈，爲現代詩中別調。至於音節，意境，與藝術之美，讀過無心的悲哀和狂笑的人自然知道，不待多說了。」

這是三年前我把影集拿給他看的時候，他寫交六弟。還有他的兩首詩：

(一) 小詩

光明近捷的路，

是無數人一脚一腳踏成的；

但沒一個是爲着別人

(二) 我底心

我底心呀！

你爲集愁重壓下沈也可以，你因狂熱而沸騰也可以，你因酸醉而化爲污泥也可以，你因冷冰而碎裂，因乾燥而爆發也可以；

我底心呀，

你怎麼如此空洞，如此寂寞呢？



這是他要走的時候，心情非常的惡劣時寫的。他在厦大，吃過所謂 Gentlemen 的虧，故聘約一年未終而辭去。

玉諾，這瞑想的詩人，來厦門兩回。頭一回在思明報副刊當編輯；第二回來集美教書，後來厦大編輯部當主任。我認識他在他頭一回來厦門編思明副刊時。那時我不曾在厦門發表過我的詩，因為同情於他在厦的文化運動，才把無心的悲哀一詩寄給他，我們於是相識。

他離別了厦門三年了。我會接到他復我的一封信，當他回去幾個月之後。後來一點消息都不曾得到，祇幾個月前在語絲看到他的二首短詩。我頗想寫封信給他，但總為雜事遷延過去。

當他離去厦門，是他非常灰心的時候。他曾對我說：『現在我覺得沒有一篇文字能夠使我滿足。假使我自己能夠寫一首詩——假使很短——或是別人的創作，能夠使我滿足的，那末我就可不至於這樣灰心失望了。』這是當他受了厦大的刺激非常深而還是負責編輯的時候。有一天，我記得是禮拜六，他突然到我家裏，說要來看看我。我留他吃午飯，當斟酒對飲時，他才告訴我『本下午有船，想回家去。』我勸他吃過午飯後，同到幾個朋友處一談再

( 23 )

(24)

決定。終於暫時爲我們勸阻住下。但是，不久，因爲到泉州去遊玩，爲匪亂困住十天，回來和廈大編輯委員會長孫博士有意見而決然回家（本是早已辭職。）以後我會謀再請他到廈門某學校教書兼某報副刊編輯，沒有成爲事實。

他曾到過漳州，對我說：『這樣的地方，不來住一年或幾個月，是辜負此番的南遊。』現在我回來住居漳州了，他却不曉得在甚麼地方飄泊着，要是能夠，得他在漳州教書，可以時常叙談或共遊於山水之間，那末當然是很好，而我也不至於這末寂寞了。

玉諾是一個好冥想而完全像小孩子的天真爛漫的詩人——他的覆額的髮，眉頭常結而帶着苦笑的样子還湧現在我的心上。我覺得沒有文學上的朋友在這里可以暢叙時，更常想念着他。我確常想寫信給他，但不曉得他在家鄉或是在那里？現在我寫這些，他一定可以見到。

凡是玉諾的朋友，大都曉得他的苦笑。這苦笑當然是表示着他過去的生活。他過着飄泊的生活以前，是否受甚麼痛苦以至於灰心失志，我不大曉得。但大約是爲一種熱情所驅使，抱或種的願望而受過挫折或被人欺騙，以至於非常的痛苦。他常爲「過去」的悲哀所纏擾，想要忘記而不能。他的心裏蘊蓄着悲哀痛苦，亟亟求慰安於藝術。祇有睡覺和冥想的時間，

他暫時忘情於過去。但是稍一靜着的時間，立刻又苦憶着「過去」了。

他初來厦大時，心情略爲好些，天天和六弟在一起吃飯，談天。但是不久因爲厦大內部的黨派而時常影響及於編輯部而開始感覺痛苦了。他的環境似乎故意和他作對，故而初到時便有一小反響。最歡樂的是頭一次來思明報時，一班青年因他的鼓導而努力，非常的熱鬧有興趣。然而終於爲友所欺，吃了大虧，他還是保存友誼而置之不問。這使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因爲「人」會那末欺詐無恥。他後來會做了一首小詩：

在建不吃建蓮子，

一個黑心一個苦。

這詩首句含着同音的字而有雙開的意思：「再見不是見憐子，」就是寫這段事實，而他的痛心隱在字行裏。

現在整整三年了。「他究竟怎樣？過着甚麼生活？我常常這樣想念着。似乎因爲還是灰心而不大寫文字，或是潛心於田園生活而有經心的創作在寫着。但是現在總不大看到他發表甚麼，除去語絲的兩首短詩。這兩三年豫西匪亂和兵燹怕使他更爲苦痛罷！

我有一首送玉諾的詩，寫了交給玉諾，現在沒有存稿，記得大概：

我們終於相識了！

我們又要離別了！

我們何必長相聚呢

祇須在這黑墨墨的，

陰森森的，

黯淡淡的，

漫漫長夜的荒野中，

從各人的心裏互相

想念着你我的友誼。

我們憶念着！通信着！叙談着！

我們又何必長相聚呢？

我們何必相識呢？

祇須在這黑墨墨的，

( 27 )

陰森森的，

黯淡淡的，

漫漫長夜的荒野中，

從各人的呼聲而知道

你我的方向是相同。

我們感慨着！嘆息着！悲歌着！

我們真何必相識呢？

我們何必想知呢？

祇須在這黑墨墨的，

陰森森的，

黯淡淡的，

漫漫長夜的荒野中，

從各人的感覺而知道

漫 話

你我都趨向着晨光。

我們跑走着！前進着！號呼着！

我們真何必相知呢？

我們終於相識了！

我們又要離別了！

我頗願常通信而苦於不易曉他的住址，又以我的懶於執筆——特別在過去的一年半之內——以致不會通信。現在我的影集要出版了，他一定見到而與以同情，雖然延擱了三年，而他的短序不及放進去。我寫這篇懷念着他的東西，就代通信罷！

昨天寫到這里，忽然川侄來告訴我：徐玉諾郵寄一包東西到鼓浪嶼交我，郵局轉來交我的大哥處。真湊巧！我正寫懷念着他的文字，而他寄我的東西剛剛送到。我急到大哥處，希望包裹裏有他的短札。但是一解開包裹，只有些「香椿絮」，沒有字，外邊寫的「河南陳州徐玉諾寄」而已。要是信，也已經送到了。

晤踊徒兄，才曉得他也接到同樣的東西，裏頭却有數字：「孔子曰：『丘未達，不敢

詳。「前回到你的樓上，看見你和邵先生泡那黑的東西，那時就想起「香椿絮。」三四年的動機，今天才寄這一點東西送你。」這樣也抵得通信了，兩三年的離別彷彿稍爲得一安頓，很覺得快慰之至。

但是，我想寫信給他，不曉得要再多少時候才真寫了信寄去？



# 物人・水山・想思

譯 迅魯・著 輔祐見鶴・本日

這是一部論文和遊記集，著意於政治，其中關於英美現勢的觀察及人物的評論，都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如瓶瀉水，使人不覺終卷。選譯二十篇，全編三百頁，插圖九幅，實價九角半。

上海北新書局

# 隨感錄

## 一四六 蓮花與蓮花底

豈明

近來北京大檢查郵件，而內右四區的檢查員又似乎特別嚴正，把南方寄來的許多刊物都不客氣地沒收了，連語絲也在內，所以四卷十九二十兩期就沒有看見，雖然住在中一區的朋友早已收到了。昨天不知怎地忽然發下一包刊物來，乃是貢獻二卷八號，查是也查過了，却終於發還給我，這是很可感謝的。我先讀江紹原君的小品，到一九四「滿族的成胎論及學生起因論——蓮花」一條，看見所引傅家寶裏的話，不禁微笑，因為這是我所知道的，在小時候讀達生編——還是大生要旨？見過這樣的話，現在好像是碰見了舊友一樣。我想中國的花觀念大約是本有的，但似乎不一定是蓮花，與滿族不同，石成金所說也只是「有如蓮蕊」罷了。中國從詩經起便很說到荷花，不過是許多花之一種，把蓮花看作有特別的意義那或者全是佛教的影響。蓮花在佛教上也常常露出本來的性的象徵，如云優鉢羅盤那女生青蓮華中等，唯平常因為當作莊嚴妙法座之故，總與佛相關，而且淨土思想佔了勢力之後，蓮花更與

( 31 )

「死」發生關係，雖然其實還是「生」，再生到樂邦的蓮花中去。一九四補遺所述江浙風俗，死人鞋上綉蓮花，活人的鞋則大忌此，意思很是明瞭，至于滿人之綉蓮花於新娘的鞋底，我以為還是本于性的蓮花觀念，未必如史祿國的迂闊的提議，象徵什麼新娘已自其父族中死去。固然滿人也受着佛教的影響，我想他們所得的或者只是上述的性的蓮花觀念罷？滿人的佛教似乎多是密宗，與淨土思想恐怕很有點不同，不過在這專門學問上我這樣的外行人實在不能亂說什麼了。

前兩三天承吾友某將軍寄示一文，題曰「山西大同婦女賽脚之花花絮絮」，作者爲倚波，登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天津報上，報名不詳，大約是大公報罷？倚波君述其友人秦君禾章所談賽脚情形，第三節係講梅花底者，文曰：

「梅花底非始于大同，實先行于宣化，宣化婦女倡之，大同婦女和之。其法，即將弓鞋之木底鏤空作五瓣梅花形，中實白粉，小步珊珊，不必行經蒼苔，即已步步留痕。此梅花底又名蓮花底，因蓮花彫刻頗難酷肖，故稱之爲梅花底云，取步步生蓮之意也。」

案，准此，則山西風俗並不忌蓮花，不特不忌，且將牠彫刻于弓鞋之木底下也。此一則似足以供江君之參考，故錄之。但是，不幸得很，據我看來，這篇文章浪漫氣太重，可信之

程度殊難斷定，蓋筆受或口述者頗有嗜好小脚之意，所言或不免于偏也。第一節論「瘦小尖彎香軟正」云：

「大同婦女雖經年不浴，然于雙趾却纏洗甚勤，且散麝薰香，孜孜不倦，雖非出于天然，但亦芬芳撲鼻。其尤難能者，即行步便捷，操作自如，了無扶牆摸壁之苦也。」

關於香的問題我們暫且不談，只說行步便捷的事罷。我有一個表兄從前在大同做官，他不是什麼新思想家，但在光緒末年他便禁止他的女兒纏足。據他說因為看山西女人「滿炕亂爬」實在難過，所以嚴飭夫人不准給女兒纏足。他的夫人雖然服從，但總不免腹誹，私自做了幾雙弓鞋藏于箱底，預備將來有機會時再給女兒改成弓足。後來被發見了，老爺大發雷霆，可是還沒有效，至第二次再于箱中發見了新的小弓鞋的時候，他命取廚刀來當面將鞋都剝碎了，這樣以後陰謀纔算斷絕。因此，我覺得那行步便捷說不見得是真理。第二節述「婦女之纏足秘法」，云擇吉日焚香拜禱，以羔羊一頭破其腹，納女足于中，二時後取出，足「軟膩如綿」，即趁勢裹之，閱七日，「則成纖纖蓮瓣矣」這個秘法我在南京也曾聽見過，不過係用以放足，然其神秘則一也。羔羊之腹真有這樣神力，能把雙趾由舒而卷，由卷而復舒歟？我非中醫，不能言也。下文又云，「七日後復裹之，則足必脫一層皮，視之白如羊

( 33 )

脂，無絲毫塵垢雜其間也。」又述賽腳時輕薄少年以鮮花（鳳仙花居多）投擲，女一一受之歸，「于是晚搗鳳仙花汁，爲染赤足之用，明日纖小如紅菱矣。」——喔，讀之真令人肌膚起「粟」，然而述者之一往情深顛倒于纖纖雙瓣之態蓋亦可掬矣。士各有志，不能相強，我爲介紹此文，亦但以表示在現代中國「愛蓮」者尙大有人在耳。民國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 一四七 食蓮花的

豈明

昨日往某校上課，在閱覽室得見晨報，副刊上登載朱君一篇文章，題曰「文壇上之怪傑唐南遮」，已爲第三回，我因不看晨報，不知上下文，所見僅此一節而已。其中云唐氏有一著作名「食蓮花的」，查照下邊所註英文 *The Lotus-eaters*，意思似不很對。大家知道英文 *Lotus* 之義爲蓮花，那麼 *Lotus-eaters* 之義爲「食蓮花的」原是當然的；不過這也只是中國日本的字典才把羅託斯 (*Lotos, Lotus*) 一字獨斷地譯作蓮花，在奧斯福小字典便不如此，牠照古來原意分作三項。羅託斯一字至少可以分作三種意思(1)是希臘的羅託斯，馬所吃的，即苜蓿之類，在植物學上就是這樣講法；(2)是埃及的羅託斯，即蓮花；(3)是非洲

的羅託斯。——老實說，這是什麼我完全不知道，因為這只是傳說中的植物，據云是一種灌木，生于希臘殖民地古瑞那亞（Cyrenaia），居民採其「蜜甜的果實」以為食，游客食此果，即忘故鄉，不復思歸，最初見于「荷馬」史詩阿迭綏亞，Lotophagoi（吃羅託斯者）之名即從此出，為本地居民之稱號，Lotus-eaters即其英譯焉。後世凡有說及「吃羅託斯者」，均用這個典故，羅託斯雖有蓮花及苜蓿諸義，在此處却都不適用也。唐氏著作不曾見到，不知怎樣說法，但讀英國丁尼孫詩吃羅託斯者之歌（*Song of the Lotus-eaters*），確係詠英雄阿迭修斯之徒，願吃羅託斯而忘塵世苦辛者。故妄意唐氏之作亦如此，——倘若牠真是說吃埃及的水百合花的，那麼上邊所說全是文不對題，即取消可也。五月三十一日。

## 一四八 娼妓式的年齡

## 酒 囊

酒囊從前在鄉間，聽說城裏人的年齡和鄉下人的狠有些不同的地方。鄉下人的年齡，只會一年一年的長，從來不會今年二百五十一歲，明年便縮成二百五的。城裏人到底比我們鄉下人聰明的多。他們的年齡可以一年縮似一年，這樣一來，狗命可以多延幾年（？），黑麵包可以多嚼幾塊（！）。不對，愛人可以多戀幾個。何以見得？請你查一下男同志的入黨表，就

( 35 )

( 36 )

可以證實我的話語的大確而特確。滿頭白髮老態龍鍾的，只登記十九歲，牙豁面縐的年紀更輕，那就只有十八歲了。并且在表內「結婚否」一欄裏，都是不約而同的填着一個大大的「否」字，那末「有子女否」一欄更毫無問題的要寫「無」字了。我們貴省——湖南——是非常遲婚的（？），至少要到二十歲（？）纔去舉行，所以我們這輩向外發展的青年男同志，自然要大大的談一下戀愛才對。因為戀愛問題不解決，那裏有閒精神去談革命呢？口口的風俗太糟，只可憐我們這些處男都遇着了你們那些破女！真是上當！

壞了，這次總登記，劈空規定年齡要在念五歲以上方準他入黨。這樣一來，我們青年同志不免要發着一陣慌。好得這般人的年齡能夠和鄉下的青菜加上糞一般的漲，一轉瞬間都是糾糾然變成念五歲的壯漢了。可是有一點狠覺爲難，就是年齡和結婚常常發生了膠葛，女同志因爲年齡變了戲法，不免要向她的他發着疑問：你偌大年紀難道真沒有結過婚麼？如此這般，豈不多了許多破綻——錯了，多了許多麻煩。因爲白髮可以用烏鬚水染黑的；老態可以穿了西裝——便宜些用布中山裝——把腰幹像雞巴般的挺着來遮蓋的；牙豁呢，鑲一口黃澄澄的金牙；面縐呢，滿滿地刷上一牆雪花膏白玉霜：難道還能有啥破綻麼？只有這個年齡「念五歲」多麼討厭，是要用黑墨填在白紙上，狼容易啟發她的疑竇。不要緊，你好說因爲



要適合環境起見通融多填了幾歲，其實芳齡只有二九呢。不過有一點吃虧，假使你遇到了一位口齒刻薄的她，或者妄反唇相譏，說你是娼妓式的年齡，可以漲漲縮縮的，那真是糟糕得要發霉了。

五卅於南京。

# 新都的贈品

徐鶴林著  
實價三角

新都，當初建立的時候，遭遇了多少次的危險，作者就在那時候從遠方來了，將當時所耳聞目睹的，用生花之筆寫下，尤其是龍潭一役，孫軍偷渡而來，兩軍肉搏的情狀，更寫得有聲有色，這一份可貴的贈品請讀者受下吧。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 通 信

## 一 關於 Max Stirner

達夫先生：

( 39 )

尊著「敝帚集」第五篇自我狂者須的兒納，對於 Johann Kaspar Schmidte 的年譜的敘述，我覺得有些前後不相吻合。現在把尊著原文節錄在下面，并指出我覺得是不相吻合的地方，請你自己校對一下：…… Johann Kaspar Schmidte 於一八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在德國……當他二十一歲的時候，仍復回到 Bayreuth 來，進了一個有名的中學。在這個中學裏住了七年，轉入了柏林大學……後來他又轉到愛兒蘭幹 Erlangen 的大學去住了一學期，就停了學，在國內旅行了一年。因為家事的緣故，他又從旅行中回西普魯士的生母約滕下去過了一年。又在 Koenigsberg 閑了一年之後，到一八三三年的十月他纔第二次回到柏林來，繼續他的博言學和哲學的研究。一八三五年（四十歲）他得到了高等學校 Gymnasium 教員資格的證書……」

( 40 )

按：他是一八零六年生的。二十一歲（一八二六）進了中學，在中學裏住了七年，已是二十八歲（一八三三。）在柏林大學住了多久，原文沒有說明，在 *Berlin* 大學則住了一學期，這裏可以不算。在國內旅行了一年，他至少是二十九歲（一八三四）。加上在西普魯士和 *Koenigsberg* 的二年，他是三十一歲，即一八三六年。所以上文說他「到一八三三年……纔第二次回到柏林」似乎應該是一八三六年之誤。

一八三五年他纔三十歲。那時他正在西普魯士的生母膝下，尙未「繼續他的博言學和哲學的研究。」他得到 *Gymnasium* 教員資格的證書的時候該是一八四五年（四十歲）吧？

楚狂於潮州 五月九日

楚狂先生：來函訂正敝帚集的錯誤，謝謝。今天借到了一本關於須的兒納的書，翻了一翻，想在此地答你。

原來我那篇介紹文章，是在一九二三年所作，在創造週報上發表，去今已經有五六年了。其後印入文藝論集，今年又把牠編入了敝帚集裏。現在我的手頭，非但當時作參考的幾本書不在這裏，就是連創造週報的合訂本也一本也沒有。所以當時究竟根據了那幾本書，作成那篇介紹的，我現在也回答不出。但年月紀載，算將起來，的確如你

所說，有些不符。尤其是一八三五年，當他得到高級中學的教師資格的那一年，括弧裏寫了一個四十歲是三十歲之誤。此外還有所計算的年月，按理是應照你的所說，可是不知我當時究竟根據了那一本書，而致弄成這一個錯誤，現在因為原參考書不在，不能訂正答覆，只好請稍待些時，等我弄到一本比較詳細的書的時候，再來作答。

現在且根據了日本人譯出的一本無政府主義論裏的關於須的兒納的一段冒頭，再來將他一生的重大的年月寫在下面。

一八二六至一八二八年在柏林求學。

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在 Erlangen。

一八三三年再至柏林。

一八三五年得高中教師的資格。

一八三九年為一女校教師。

這是在那本無政主義論裏所能得到的年月記載。

此外的詳細事實，什麼也得不到。所以我的錯誤，大約是在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三年間的一段他的飄泊的生活的記載上面。他的中學畢業當然在一八二六年以前，此後的

二年伯林生活，一年愛兒蘭幹生活是各種書上都那麼記在那裏，大約是不會錯的。經你此番的查問，我倒又有起再讀一次他的著書的興味來了。大約在不久的將來，想再翻譯或介紹一點關於這一位哲學家的東西出來。

達夫敬覆 六月一日

## 二 救月聲中之禮部文件

### 招勉之

海可枯，石可爛，我們的這樣的民族就跑到這一步的田地了。無論如何，似乎終不能立刻趨到某一種高些的程度了。中國人的仁愛及和平，於此更可以證明了。中國人不但愛人而且愛月，真有詩意！

官廳和教育局的告示雖然為數千年來願打屁股的民衆所遵守，但破除護月迷信却似乎誓死不肯服從了。那末，告示還是不行的。殺人或人被殺於人，無論數目多少，中國人會欣賞的；但不敢云救。倘使洋鬼子來殺我們幾個，我們會說慘不人道；但仍然不能救。至少，我大膽地說一句：中國人崇拜天道，所以絕不把人看在眼內。在歐美的民族中，至少也還是對於自己的民族當人看待的，這是不大相同之處。

假如警察廳命令民衆下半旗或升旗，在今日是很容易奏效的，但說不要救月，那是華人雖然至愚，却不會信你們這洋鬼子的主張。

今天在報上拜讀過這末的一兩段佈告：

#### 1 上海特別市教育局

會銜佈告 爲佈告事，照得地球繞日月繞地球各有軌道，運行不息，當經緯同度，地球介於日月之間，則月光爲地影繞蔽，而成月食，歲有定時，理極尋常，野月家月之談，固屬荒誕，吉凶禍福之說，亦無根據，而習俗相沿，輒伐鼓鳴金，爆竹齊施，名曰護月，實則迷信，無謂流俗，本宜革除，况當此外侮日急，民氣激昂之際，尤不應於深夜施放爆竹，驚擾閭閻，爲此除分發日食簡章說明書從事勸導，合再會銜佈告，凡我革命民衆，務須掃除舊俗，氣象一新，於六月三日（陰曆四月十六日）晚間月食時，不得再有上述無謂舉動，以祛迷信，而維秩序，此布。

#### 2 告市民書 （文繁從略——編者）

但是，今晚九點鐘的時候，情形有點不對了，民衆們，在大英租界，在大美租界的民衆們……都暴動了。我眼見巡捕捉了好幾個人，仍不濟事，鑼鼓終于冬冬地敲起來，飯碗，

( 44 )

面盆，當然也可以；爆竹也劈劈拍拍地放起來了。不錯，亂命不能妄從那是古之明訓呀！何況「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呢？」天有難還不救，國有難，人有難而能救者，吾見亦罕矣！天道好還，寄語爲民父母者，其莫拂民意焉。

人民的真意，很有些標準的，例如北庭祀孔，已有明文，月前也曾恢復過庚子前的辦法，朔望到文廟進香了。從此香燒繚繞，聖道常昭，阿尾巴及普魯陶蘇將益見其爲 *Primitivo*。而不是愚昧矣。惜乎，元帥腕力不強，諸神俱已朝天，致坐落人間之善男信女不獲叨其庇佑而卒至懷喪出關也；但北庭雖屋 聖道 仍存，故湘鄂兩廣，也還有人決定中學無男女同學之必要，公道在人，所謂無獨有偶，「德不孤必有鄰」者歟？

爲今之計，投「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莫若把下面的一條命令再行三令五申也。今見報章，錄之如下：

### 國府提倡舊有美德

南京國府今日下令，提倡中國舊有美德，文云，國於大地，必有其民族特殊精神之表現，斯爲文化，我中華文化闡揚甚早，乃比歲以還，浮波載流，拾人皮毛，反視吾國固有文化若敝屣，邪說橫興，世風日下，先總理早鑒及此，對於我國舊有道德，特主張恢復忠孝仁



愛信義和平七端，於固有智能，則主張恢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現值訓政伊始，亟應遵循遺教，定為標準，凡我國民，宜咸秉斯旨，至奉公在職人員，尤宜以身作則，趨向既端，定臻上理，有厚望焉，「五月十九日下午六鐘」

不錯，沒有錢，沒有飯吃，從另一方面看起來，大多數的無產階級，還有閒心去講究什麼 General science 嗎？但話雖如此，月還是要救的，反動與否，革命與否是管不到。至於我們「大上海市民智識上的尊榮……」等話更是彷彿做夢也夢不到。

老實說，中國人對於政治最富於服從性和附和性，邇者邪說暴興，故救月之舉卒陷於暴動之一途。於此又覺得這一個提議也還是很有教育上的價值，在人類上在世界上均不能磨滅焉。如下：

#### 全國教育會議之又一提案

張默君女士，昨向全國教育會議提出教育行政組重要議案，照錄如下。（主文）請大學院速定黨國教育宗旨，揭發民生社會道德標準，用端國人趨嚮，發揚吾國精神文化，及固有美德，俾國民知以人格救國，實現三民主義，以固國本案，（說明）國於天地必有興立，凡一民族能卓然建國於世而有悠久之歷史不可磨滅者，自有其特性在焉，吾中國

以數百兆之衆，擁四千餘年之史乘，迄今綿延弗替者，則豈非其特具之精神及固有之美德，爲立國之本歟，顧此精神，此美德維何，卽孫總理生平所贊揚崇尚之仁愛信義忠孝和平及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諸大端，欲從而發揮光大者也，總理復鑒於晚近民德日漓，乃倡以人格救國，其願力之弘，用心之苦，足以示吾人以偉大之人格，永垂型範，吾國自近數十年來，以感物質文明之不足，遂崇拜歐美文化，夫擷長補短，未始無益，然傾嚮過甚，迷信過深，徒知抄襲其方法及皮毛，而未研討其原理及精要，非僅不適國情，無裨實際，且致吾民族消失其自信力，蔑視其固有之精神文化，幾忘却本來悠遠光榮之歷史，其爲危險，洵視物質落伍爲甚重大，此當今執教育之權者，不可不負全責也，最近彼共產主義更乘隙而至，邪說橫行，利用愚昧困頓之農工及智識薄弱之青年，搗亂社會，造成恐怖，唾棄信義，摧毀禮教，破壞廉恥，竟至中風狂走，以逞其獸行，禽獸食人，人且相食，是誠從古未有之鉅劫，世界人類之奇禍也，今固厲行清黨，以治其標矣，然治本之道，端在正人心，息邪說，務使人民了然於共產主義之不適於國性，而本國文化道德之有足多者，庶赤禍得澈底廓清，否則戰事雖勝利，而社會綱紀蕩然，舉國望安居樂業之地，且或上下相欺詐，同黨相嫉忌，仍致豺狼當道，賢

良失所，一般新軍政財學等閥與劣紳土豪益肆其虐，社會逆倫犯上之案，學校驅長罷課之潮紛起，民既不聊生，則訓政建設安可期，總理主義奚從，現果如是，則北伐縱觀厥成而革命實未成功也，竊以今日補偏救弊，挽斯狂瀾，以奠國本，其責乃在教育，應即請大學院確定黨國教育宗旨，秉總理親愛精誠之遺教，發揚中國固有精神文化及美德，揭發適宜於民生社會之道德標準，庶一國有所準則，使國民篤信人格可以救國，身體力行成爲風氣，人心既正，本固邦寧，三民主義得以實現，則彼異黨之波辭邪說，安能動搖吾民心哉，辦法（一）由大學院推聘富有道德學識經驗之教育行政專家，遵循總理遺教，規定民生社會之道德標準，訂爲信條，呈國民政府會議通過，明令頒行全國，責成各校實行爲社會倡，（二）論大學中學小學校長及訓學主任，或指導人選，宜慎重考察，除學識經驗外，須特重其人格及操守，是否具有以德代人之能力而定舍取，（三）慎察學生平日在校內外之言行，以定其德育之成績（四）大中小學校均宜聘品高學粹之士任德育指導以專責成，（五）大學院宜組織德育宣講委員會，派赴各地方實地演講，發揮博愛信義忠孝正心誠意，唯民愛國之旨，並廣其義，俾國人有深切之了解，（六）大學院宜編行德育專刊導揚民生社會高尚之道德精神及探討真實人生標準。（一九二八，四，廿四）

謹此一併彙呈大部，禮教幸甚，天道幸甚，人道哈哈。

六月五夜畢畢剝剝和乒乒冰崩聲中，于春申江畔。